

汗血小叢書  
第六集  
民族英雄評傳

抗金護宋的民族英雄李綱

442

小册  
血  
民族英雄李綱第六集

# 抗金護宋的民族英雄李綱

戚亞光著

上海新華書店出版

中華民國廿五年九月廿二日收到



3 2285 0762 4

# 抗金護宋的民族英雄李綱目次

- 一 引言
- 二 李綱的時代背景
- 三 李綱的愛國精神
- 四 李綱的救國事業
- 五 結言

# 抗金護宋的民族英雄李綱

## 一 引言



(南)

岳武穆，韓世忠，人們都知道是南宋時代的民族英雄。但當北宋南宋之交，正是宋室危急存亡的關頭，那時假如沒有李綱的獨支大厦，犧牲奮鬥，苦苦地替宋室維持一點局面，那漢族河山，早已在風雨飄搖中整個破碎了；武穆世忠雖屬英雄，然而無用武之地了。尤其李綱那種愛君護國，椎心泣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不特駕岳韓而上之，且足以貫日月而泣鬼神。所以，我們固然應該敬佩岳韓，但

是，我們尤其不要忘記崇拜李綱。

現在，我們遭逢了空前的國難，正需要李綱那樣鞠躬盡瘁的民族英雄。因此，我們更有發揚歌頌李綱的精神和事業底必要。同時，我們尤其盼望這番發揚歌頌，能鼓舞第二李綱的崛起，來挽救這汪洋大海中的破舟。

民族英雄，我們所馨香禱祝的民族英雄！你快快崛起吧？

## 一 李綱的時代背景

中國歷史「從漢到唐，中國是征服異族的；從宋到清，中國是給異族征服的。」尤其整個的宋朝沒有一天脫離過異族的壓迫。原來

中國經過唐朝藩鎮長期的砍殺，和五代的紛擾，國家元氣，摧殘殆盡；尤其是石敬瑭把燕雲十六州送給契丹，從此以後，中國的形勢，就如負疽在背。當宋太宗之盛世，兩次北伐都被遼人打敗，於是終北宋一代，沒有一天不受遼人的蹂躪，壓迫。到宋徽宗的時候，北方又興起了一個金朝，把遼人殺得落花流水。宋朝這時候正當蔡京童貫相繼弄權，朝政敗壞，民怨盜起，真是陷入了一個財貧兵弱，風雨飄搖的險境。但是，徽宗是一個好大喜功之主，蔡京童貫一班人，又是全不曉得輕重的，聽得金朝打破遼人，就想借金人之力，以恢復失地。於是差一個馬政到金朝去，去求「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金太祖復書，約宋夾攻遼朝，誰得到的地方就算誰的。於是約宋朝攻南京，金取中京及上

京宣和四年（徽宗二十二年）童貫派兵攻遼，大敗，接着再出兵，又不勝。童貫大窘，就差人到金朝去，請金朝代攻遼京（南京）於是金兵出居庸關，直破南京，擒遼天祚帝，遼就此滅亡了。

當初，金朝並沒多大的領土野心，以區區東方一個小部落，一旦滅遼而有之，不但喜出望外，再求擴充，一時也有些難於消化了。所以南京等地雖係金朝所取來，只要宋人答應「歲輸銀絹各二十萬兩匹，又別輸燕京稅錢一百萬緡，遣使賀金主生辰及正旦，和置確場貿易」，便於宣和五年五月，把燕京、薊、景、檀、順之地來歸。不多時，又還了蓆、蔚、儒、媯、奉聖、歸化六州。十一月，又以武、朔二州來歸。宋朝置爲燕山府和雲中府兩路。

這時候，宋人得了一些地方，本應乘着金人無南侵野心，極力和他保持和平的關係，發憤圖強。不料宋人謀國不善，竟授金人以口實。原來此時金人在平州地方，建立南京，以遼降將張覺留守。就在這一年六月裏，張覺據城叛降宋，宋人受之，十一月，給金朝打破，張覺又逃到燕山。金朝人來索取，宋朝無奈，只得殺掉張覺，一函首以畀金。然而金人仍以此爲口實，宣和十年（徽宗二十五年十月）金太宗決大舉侵宋，以皇弟阿木班貝勒舍晉領都元帥，居京師；皇侄粘泥喝爲左副元帥，督固新伊都等，自雲中趨太原；皇侄幹、喇布、監多、昂摩、劉彥宗等，自平州趨燕山。這時候，童貫方駐兵太原，聽得金朝人來，先拔步跑掉，幸得知太原府事張孝純固守，所以河東一路，還可暫時支持。而



河北一路，宋人以郭藥師守燕山，又派內梁方平，帶着衛士，拒守犁陽。郭藥師既望風投降，明年正月，梁方平的兵也大潰。幹喇布遂渡河，直逼宋京。於是宋室便臨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而我們的民族英雄李綱，便出萬死不顧一生來挽救這快要沉沒的孤舟了。

### 三 李綱的愛國精神

李綱的救國偉業，固然足以照耀千古，值得我們崇拜，但他的愛國精神，更是令人聞風起舞，值得我們謳歌模仿。現在我們首先來認識他這種偉大的精神吧。

第一，忠言直諫的精神——李綱因為是愛國英雄，所以對於當

時朝政的敗壞，大局的危急，憂心如擗；因此對於君上和權臣一切錯誤的行動，無不盡言直諫，雖粉身碎骨，亦所不辭。其大無畏的精神，真令人拜倒。當金兵進逼汴京的時候，朝廷震動，徽宗急得沒法，詔令皇太子爲開封牧，以當留守之任，自己則預備出奔。李綱以爲「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因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期成功於萬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李綱這種非常的進諫，雖然爲了要救國家的急難，但在另一方面看，這時突勸徽宗讓位，根本是認爲徽宗再沒有統治天下的能力，實是給徽宗一個極大的侮

辱，然而李綱畢竟無所忌憚地說了，他這種精神真是可佩！

高宗即位後，綱上疏陳十事，到班綱議於朝，而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所謂僭逆，便是指張邦昌曾受金命稱楚帝，嗣因得着黃潛善一般人的袒護，仍居要職，李綱請誅，竟留中不出。綱乃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當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淵聖即位，擢爲首相。方國家禍難，金人爲易姓之謀，邦昌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戴宗之義，以感動其心，敵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而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僞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不得已而後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命臣

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這時數執政中有論不同者，欽宗無所見，乃詔黃潛善等議之。潛善是袒護邦昌最力的，反對綱議。欽宗對呂好問說：「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爲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以自歸，惟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欽宗甚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乃詔邦昌謫潭州。李綱爲了要去張邦昌，不惜正言厲色以死以去，就力爭，其嫉惡如仇的忠言直諫精神，可見一般了。

高宗即位後大局敗壞，李綱上奏，條陳一切，中有一段批評高宗，

批評權臣最爲切直之文曰：「……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知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御，迄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不知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乎此……大概近在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近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這是怎樣切直之論。此外李綱是反對和議最力的人，

在這方面所進的直言也最多，此在後段須詳述。總之，李綱之所以見惡於權奸，終身以廢以死，完全是爲了他的忠言直諫以至取禍。爲愛國而取禍，這是我們偉大的民族英雄所樂爲者。

第二，鞠躬盡瘁的精神——李綱的愛國救國，完全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其精神真是可以貫日月而泣鬼神。靖康元年，金兵既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欽宗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欽宗默然，不知所措。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稷社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欽宗顧謂執宰曰：「策將安出？」綱近曰：「今日之計，當整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欽宗問誰可將者，綱曰：「

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尙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爲東京留守。綱爲欽宗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欽宗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謂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令有疏虞。」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奔。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

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欽宗感悟，遂命輟行，這時金兵挾疾風掃秋葉之威，進逼汴京，城內無一枝可靠的兵，所以一班大臣，都主張退避。李綱恐一行退避，中原便不可救，勸促主死守。他雖然是一個文臣，從不知兵，而竟爲了救國，受命於危難之中，以死邀君，以死抗敵，他明明知道抵抗金人是難事，然而他是要做到死而後已，這種忠義之氣，令人感泣！不久金兵以李綱苦抗進攻不克，要求遣使議和，綱以無能員折衝恐誤國事，遂堅請親往，此種願獻身虎穴的義舉，無非也是鞠躬盡瘁的一貫精神。

和議成後，京師金兵暫退，但是太原之圍仍未解。李邦彥等嫉綱在朝，勸欽宗令援太原，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



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悞國事。」因懇辭，終不許。綱不得已，率領宣撫司兵一萬二千人往援。庶事均未集，自知無復還之理，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曰：「臣總師出鞏洛，望拜陵寢，濟然出涕。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以至陛下，適丁艱難之秋，強敵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厲精圖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二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爲億兆蒼生之依賴，幸甚！」這又是怎樣椎心泣血的話，忠君愛國之志，真至死不墮！不久，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等到金兵再至，欽宗悟和議之非，卒起用李綱，時綱已至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可惜已來不及了。

高宗即位後，綱再起用，盡力防守，堅主抵抗，權奸黃潛善、汪伯彥等力主和議，且屢勸高宗南幸，綱以死爭之，嗣雖以此被罷，終不少畏禍。紹興二年，綱又被起用，依然反對和議，指責汪黃，盡陳守禦抗敵之策。不少間，後雖再廢再起，其主張一點也不改變。等到最後的放謫，譚州，秦檜用王倫議和，綱還直言不可。他爲了愛國救國，不怕權奸的嫉忌，不顧自身的禍害，揮之則去，招之則來，盡心苦鬥，從不少懈。這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真永遠地值得我拜服，模仿！

第三，思深慮遠的精神——李綱的愛國救國，不獨是抱着滿懷的赤忱熱血，而且有思深慮遠的精神，一切計劃主張，絕不輕薄，幼稚，在在都有深刻的考慮，穩健的圖謀。真不愧一個偉大的民族英雄。高

宗卽位後，任李綱爲宰相，綱陳十事，其文曰：……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欲先自詔專以守爲策。俟吾國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名。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於其庭者，不

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怖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十一曰修十事，有關一時戰守的，有關朝政改革的，有關整飭紀綱的，有關振刷世風的。但思想的深密，計劃的周詳，則無微不至了。

紹興六年，高宗銳意大舉北伐，綱言於高宗，謂「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善者五，宜預備者三，當善後者二。」時宋師與金人僞齊

相持於淮泗間者半年，綱奏言兩兵相持，非出奇不足以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爲犄角夾擊之，大功可成。已而宋師屢捷，劉光世、張俊、楊沂中大破僞齊兵於淮肥之上，軍駕進發，幸建康，綱奏乞益飭戰守之具，修築沿淮城壘。且言「願陛下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爲，凡可以害中興之業者，無不去；要以修政事，信賞罰，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凡先數者既備，則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時淮西鄆瓊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方來者凡十有五事。李綱本來是一個積極主戰的領袖，但是他對於戰又非常主張慎重周密，對於朝政的

指陳，又無不是極形完詳。他這種思深慮遠的精神，真不容易做到。

第四，英明果斷的精神——李綱是民族英雄，因此他免不了英雄的本色，具有英明果斷的精神。宣和七年，金兵進逼汴京，李綱以為非徽宗讓位，不足以挽大局，因此血書勸徽宗傳帝位於欽宗。這種非常的大事，非有英明果斷的精神，怎能出此。後來徽宗出幸，欽宗應大學生應陳東等之請，擬誅童貫蔡京，時童蔡隨徽宗在外，因此道路藉言，徽宗不以為然，將圖復位，於是徽欽父子間，疑雲密布；李綱力闢其非，乃親往徽宗處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陛下早還京師。」徽宗大為感動，遂安然進京。其英明果斷，有如此者。

宣和末，宋朝一面與金言和，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為質，且日

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常與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饗道，分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這又是怎樣英明的計劃，但後爲姚平仲所敗壞，真可惜極了。

高宗即位，李綱復相，他任用張所爲河北招撫使，傅亮爲河東經制副使，同時以宗澤留守汴京，因爲他們三人的努力，南宋那時本朝不保夕，至此得維持一點局面。足見李綱眼光的敏銳，敢作敢爲。後來

高宗想幸東南避敵，綱極論其不可。言「自古中興之主，起自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遽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以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北蜀，可以取財貨；北距三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驛，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南流而適東，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欲雖退保一隅，不易得也。」這又是怎樣英明的見地，果斷的能力，惜乎高宗不能信用。一個英雄要有膽量有識見，有決心，而我



們的民族英雄李綱，他便是完全具備了這種條件的啊！

#### 四 李綱的救國事業

李綱字伯紀，本邵武人，自其祖始遷居無錫。他的父親李夔做過龍圖閣待制。他自己以政和二年進士出身。自後他畢生的精力，完全爲國家而犧牲，而奮鬥，而奔走，而呼號。因此他在歷史上造成照耀千古的救國偉業，成爲我們崇拜的民族英雄。現在我舉其幾件重要的事蹟在下面：

甲、李綱之死守汴京——宣和二年金兵進逼，大局危急，李綱力勸徽宗傳位欽宗，因此內禪之議遂決。靖康元年，金幹喇布兵渡河，徽

宗出奔，一般宰執，都勸欽宗出幸，暫避敵鋒。李綱是時爲行營參謀官，獨加反對。他對欽宗說：「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欽宗無辭以對。嗣欽宗爲動，乃以綱爲尙書右丞。但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爲東京留守。綱爲欽宗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陛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輒乎？」欽宗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宮已行，欽宗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欽宗感悟，遂命輟行。綱傳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伏萬歲。六軍聞之，無不感泣流涕。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戰守之具，經數而粗備，金兵便臨

城下了。敵兵攻虢，綱身督戰。募壯絕城而下，斬酋長十餘人，殺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徽宗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欽宗遣李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怯懦，而誤國事也。」欽宗不聽，竟使稅往。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稅受事，自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辯士姑與之議，所以不可者留宿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相執不是綱議，綱不能奪，求去。欽宗慰諭曰：「卿策治兵，此事當徐議之。」綱退則誓書已成，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

爲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仲師道姚平亦以涇原秦鳳至。綱上奏金人貪婪無厭，兇悖已甚，其勢非用兵不可！且其食盡力疲，兵心不振，一戰必克。欽宗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勇而寡謀，急於要功，先期率步騎萬人，夜襲敵營，欲生擒幹喇布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且出封兵門，與金人戰幕天坡，以神臂弓射金人，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而去。金幹喇布遣使來詰責用兵違誓之故，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因罷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使。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詣闕上書請復用綱。大意謂：「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

時中、張邦昌、李稅之徒，庸謬不才，嫉忌賢能，勤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嫉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阻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彥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竊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邦彥等不顧國家長久之計，徒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忿。罷綱非特墮邦彥術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罷邦彥等。且以闔外付种師道，國家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一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衆不肯去。搥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師王宗楚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內侍朱拱之宣綱

後期，衆鬱而磔之，並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府麾之不退。欽宗  
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乃退。詔復綱爲尚書右丞，充京城四  
壁守禦使。始金人死城者，蔡懋（代綱職者）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  
積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且得  
制三鎮。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詰如澶淵故事，  
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勇  
躍以行。先是金師粘泥喝圍太原，守將柯可求劉光世皆敗，平陽府義  
兵亦叛，導金人入南北關，取降德府。至是遂攻高平。宰相咎綱盡退城  
下兵迎敵，恐倉卒無所措。急徵諸將，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  
之命，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復追，則將士已經解體了。

乙、李綱之出援太原——自和議告成，金兵去京，上下恬然，置邊事不問，李綱以爲憂，數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時太原圍未解，門下侍郎耿南仲請之三鎮，綱力持不可，而种師道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欽宗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欽宗不允。台諫言綱不可去朝廷，欽宗以其爲大臣遊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臥不起，讒者益何？」許翰書「杜郵」二字遣綱，綱皇恐受命。欽宗手書裴度傳以賜。綱言，吳元濟以區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度。

萬分之一。然寇攘外患，可以掃除。小人在朝，蠹害難去。使朝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禦外患，有不難也。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欽宗優詔答之。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願乞骸骨，解樞筦之任。欽宗趣召數回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近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欽宗爲之感動。出至河陽，望拜陵寢，上疏陳諫（見前）語甚愴痛愷切。行次懷州，有詔罷滅所遣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



效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况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所團結之兵，悉罷滅之。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遣去。臣誠不足以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曰：促解太原之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綱上疎極諫，節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寧，再謫滴江。李綱以滿腔的熱血，慎密的計劃，去援救太原，竟爲耿南仲一班小人所阻害，結果不僅太原失陷，反因此置李綱於法，真冤枉極了，可痛極了！

丙、李綱之再起防守——綱甫罷免，金兵再至，欽宗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兵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高宗即位南京，徵綱爲尚書右僕射。綱至上疏陳十事（見前），高宗採擇其言，並命兼充御營使。綱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弊可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土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

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恆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怒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右鎮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是今日之先

務也。高宗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開封守闕，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時東京荒殘，兵民雜居，盜賊縱橫，澤撫循勞徠，流亡稍集。澤治軍嚴整，招徠豪傑，分兵屯近畿，爲犄角之勢，人心漸固，累表請帝還京。高宗用黃潛善、汪伯彥計，決意幸東南，不報。澤以岳飛爲統制，屢破金之偏師。綱又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召，使令招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

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及其家屬。凡軍政申明改革者，凡數十條。又奏步不足以勝騎，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頡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備用。又進三疏：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又乞省冗員，節浮費。高宗皆從其言。是時四方潰兵爲盜者十餘萬人，攻却山東淮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大局粗安。但是潛善伯彥陰勸帝幸揚州以避敵，綱苦諫。（文見前）高宗乃許幸南陽。以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繕宮室，輸錢穀以實之。而潛善伯彥仍主幸揚州之議，並嗾右諫議大夫宋齊愈，上疏論李綱募兵買馬括財三事之非。是年八月，罷綱提舉洞霄宮，廢招撫經制二司，召傅亮還行在，安置張所於嶺南。凡綱所規劃

軍民之政，一切廢罷。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先後上書請留綱，而罷潛善、伯彥，皆被殺，並竄李綱於鄂州，旋安置於萬安軍。於是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闕輔，中原盜賊，因以蜂起，而大局便更不堪問了。

丁、李綱之屢陳大計——高宗紹興二年，復起用李綱爲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這時候，荆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爲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萬人，綱悉蕩平之。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其地數千里，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控馭西北，如澧岳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而襄漢之聲威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府劉斐、劾綱，罷爲提舉西京崇福宮。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

偽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儻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擣潁昌以臨畿甸，彼必震懼還救。王師追躡，必勝之理。此上策也。若駐驛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則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緝道，俟彼遁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往歲金人利在侵掠，又示時暑，勢必還師，朝廷因得以還定安集，今偽齊導之而來，勢不徒還，必謀割據，姦民潰卒，從而附之，聲勢鴟張，苟或退避，則無以爲善後之策。……「詔綱所陳今日之急務，付三省樞密施行。五年，高宗下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讎敵未

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陷於敵國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強敵猶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旣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肅宗先保寧武，故能平安史而收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大修守備，痛自料理，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旣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旣固，軍政旣修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



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東南屏障。……近年以來，大將擁衆兵於東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南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爲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而無窮之利也。有守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勢以爲駐驛之所，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

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變輿未復舊都，莫若且於建康權宜駐驛。願詔守臣浚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創營壘，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一日忘宋，特制於強敵，陷於塗炭，而不能以自歸。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爲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江浙，則東西失矣。萬一有敵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

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閑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修睦之理故耶？……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爲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詔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來，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

和議之使可乎？二說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審。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遠而強敵，近而僞臣。國家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財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疏上，高

宗賜詔褒諭，放他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只是所言終未見採納施行，真是可惜得很！

戊、李綱之痛詆退避和議——紹興六年，淮西守將酈瓌，以全軍叛歸劉豫，高宗懼，圖出奔平江。李綱以爲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不主輕動。他向高宗上疏曰：「臣聞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旣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苟或止其退避，旣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果出此謀，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肯固志，士

氣銷縮，莫有鬥心，我退彼進，使敵進南段，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鸚張，雖欲如前日，逾駕還轅，復交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借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爲有說；今疆場未有警急之報，兵將初無不利之失，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審號令，明賞罰，益務固守，而遽爲此擾擾，棄前功，挑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不聽。不久秦檜進身，力主和議。八年五月，王倫偕金使來，許還河南陝西地。秦檜復請遣倫往金，定和議。這時李綱在福州，聞之大憤，抗疏詆之曰：「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

陛下言之。金人應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幣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已，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聞既至，遣使以迎梓宮，亟往過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要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班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

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陵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况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尙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夕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留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一疏奏，以與衆論不合，不聽。越二年，綱便死於潭州了。



## 五 結言

李綱是一個忠君愛國，英明果斷的熱血英雄。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徽欽何至於北狩，南宋何至於偏安？無奈一阻於李邦彥、白時中、耿南仲，再阻於黃潛善、汪伯言，三阻於秦檜。結果遂在歷史上造成悲局，真痛心極了！不過，李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但是他身負天下重望，爲萬民所愛戴，爲社稷安危所繫；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他的助業德望之隆重，亦可概見了。尤其值得我們敬佩，仰止的，便是他雖屢遭罷免，然而他忠君愛國的熱忱，從不少減，沒有一寢一餐，忘記過國家。凡是

國家利害所關的事，他沒有不盡懷直言的。雖因此而粉身而碎骨，亦所不辭。這種鞠躬盡瘁的精神，真令百世之後，聞風起舞！宋史裏說：「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爲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噉噉焉，挽其裳裾而從之。」噉噉！這便是我們民族英雄李綱的偉大，這便是我們所應永遠地永遠地崇敬，膜拜的！

現在，大局的敗壞，遠過於宋代；我們企待民族英雄的挽救，亦爲迫切，謹願重有忠勇救國之民族英雄李綱復活，挽救這垂死的羔羊！

抗爭宋族的英雄李綱

---

汗血叢書

幹墨德中新糧  
索意國縣食  
里志經政問  
尼的濟研題  
復興研究

每冊每冊每冊每冊  
實實實實實實  
價價價價價價  
三三三三三三  
角角角角角角

汗血小叢書

民族英雄評傳  
秦始皇之民族功業  
漢武帝之不辱蘇子卿  
留胡節之精神及其事業  
唐太宗之精武及其事業  
抗金軍神岳飛及其事業  
抗歐亞的成吉思汗  
縱橫歐亞的成吉思汗  
史可法的精神與事業  
復興與意大利之傑業

每冊實價四分  
每冊實價三分  
每冊實價四分  
每冊實價四分  
每冊實價四分  
每冊實價四分  
每冊實價四分

上海汗血書店發行  
地址：白克路七號

實幹人物  
管仲：每冊實價七分  
謝安：每冊實價六分  
王安石：每冊實價六分  
王陽明：每冊實價八分  
曾國藩：每冊實價六分  
會國藩：每冊實價六分  
卜克華：每冊實價一角  
希特勒：每冊實價一角  
特勤成功史：每冊實價八角

定期刊物

汗血月刊  
每冊定價二元二角  
全年定價二元二角  
郵費在內

汗血週刊  
每冊定價一元五角  
全年定價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全國各地郵局均可免匯費代訂

汗血小叢書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三版

民族英雄  
評傳之六

抗金護宋的民族英雄李綱

(全一冊)每冊實價國幣四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 者 成 亞 光

發 行 人 劉 達 行

發 行 所 汗 血 書 店

地址：上海白克路同春坊三十七號

電話：九五九四二號

電報掛號：六〇六四號

11-70

